

## EP24藝術、理性與幸福人生

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，可總結為質料因與形式因兩種。值得觀察的，乃形式是一種形成力，依特定的目的或構造而實現。對亞氏來說，萬事萬物其實皆因其本質而邁向特定的目的。當然世間也有畸形或夭折的事物，此等錯誤和浪費主要是因為質料出現了問題，有一種惰性阻礙其目的形成。言下之意，每事物均有一股內在的動力來實現其存在的目的；因此哲學史家說：「於亞里士多德，神意完全與自然原因的作用相符。」

這話怎解說呢？對亞氏來說，神是甚麼？

如依其四因說中最高或最終指向的目的因看來，神便是至高的目的，也是世間一切生死變化的最高目標及原動力；是萬物的內在趨向，也是後來經濟哲學所說的純粹活動，跟基督教那外在和充滿人性的神不同。有哲學史家如此幽亞氏的神一默，說英國人最喜歡他的神了，因為此神牽動萬物但自身卻永遠不動，無所事事、無慾無意志也無更高於自己的追求目標，活像英國皇室「領導國家而不統治」。

### 人是理性的動物

亞氏有一句名句，就是人是理性的動物。那是把形式與靈魂相提並論的結果。靈魂是各個存在物的「身體」內在力量之總向度。人的靈魂便是理性與思維的力量，屬純抽象思想性的精神形式，因而不會隨身體的衰朽而消亡。

亞氏談理性還談及到藝術論，說藝術創造之源乃基於創作的衝動和發洩的慾望，但藝術始終指向精神性的目的，蓋藝術的本質是事物的模倣。但有別於柏拉圖以藝術為「模倣之模倣」，亞氏說藝術如果是自然的一面鏡子，其所映照的便並非事物的外表，而是事物的本質。因而亞氏在《詩學》中有此斷語：「詩人的職責不在描述已發生的事，而在描述可能發生的事，即描述可然律或必然律之可

能的事。」（朱光潛譯）他又在其《形上學》一書中說：「只有經驗的人，對於事物只知其然，而藝術家對於事物則知其所以然。」因而亞氏予藝術很高的評價，認定最高雅的藝術應能同時感動理性與情緒，並以形式的完整為目的，注重統一。

例如戲劇不宜有任何干擾主題或無劇情的橫生枝節，才可達致理性的快樂，那是人所能享受的最高的喜悅形式。亞氏更在這兒提出他的「淨除」（Catharsis）觀念，並以悲劇為例，說悲劇可藉着憐憫與恐怖的形式效果，來滌除我們的抑鬱和緊張。

### 甚麼是人生的幸福

亞氏的倫理學更直問甚麼是人生的幸福。在他的幸福論中我們又可以看見四因說的影子。他認為幸福本身就是目的，而人的幸福，便在充分發揮其理性的本質（人生的目的）。因此幸福人生便在於過理性的生活，理性可以判斷倫理道德的抉擇，並擇善固執。然而人的質料會因為隋性造成慾望的干擾，因此理性要主張「中庸之道」，在慾望的極端中把持平衡，這特別是針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來說的。

亞里士多德曾以下列的例子顯示行為的正當和合適性，也就是達致幸福的倫理之途。勇氣之德在怯懦與鹵莽之間；慷慨在吝嗇與奢侈之間；大志在怠慢與強慾之間；謙讓在自卑與自大之間；誠實在隱蔽與饒舌之間；幽默在慍怒與小丑作風之間；友誼在好爭和諂媚之間；自制在優柔寡斷和衝動之間……。

但亞氏又指出單憑「中庸之道」是不足以作為幸福的唯一途徑的，外在條件也很重要，譬如物質的充足，因為貧窮叫人貪婪。此外，友誼更是幸福的外在條件中之最。至於幸福的內在條件，中庸之道作為智慧之道，便道明了人性（理性）以至人生的最高目的——在圓滿的知識與清晰的靈魂。